九華集卷十一

與陳叔賢說書

宋 員興宗 撰

某[illegible]石林有是語聖賢之學而抱諸深山家貧困餓是以者亦必務充其學以報吾君此其素所蓄積也故聞天下有[illegible]道德之士則大皇皇而求之求之既得則必熟復而觀之其皆是也然後退焉而無憾況今天子

所寄耳目之官非學古忠篤者能之乎側聞諫議院之風學而有守議精而不流四方稱焉故陛下用二公於篤老之餘而處之以百官之劇豈非亦欲望四方之所以望二公者耶比者聞二公既外其身以報陛下如辨歸正之士至於一至於再可謂不負所職矣然今有大可疑者衆舌嘈嘈喧不得止僕而終不言歟是外乎君子也言之不正歟是欺乎君子也夫欺君子而外之衆人不為而僕忍為之乎故敢為二公一吐之其事之

放驕溢欲留京師而薛宣不可僧直倖幸欲雜士風而
江教不聽豈堂堂天朝獨無宣教之臣乎況吾二公見
司國憲者哉或曰是曹有勞奔走於潛邸陛下非忘勞
之主也非惟終赦之亦終用之耳不然則是少恩是不
知陛下以天下為家不以一己為私使是曹信有奔走
之勞曷不以金帛厚之以名字寵之乎奈何必授之柄
以疑撓海内哉彼兩人者前日襲權勢露恩私朝廷每
下一令用一士則必唱言於外曰是將非我無以為也

此於古法當誅陛下幸赦不誅矣昔太祖世軍校史珪始見信用其後肆威作福遂一斥不振陛下今日待覬之法不有太祖成法乎二公何疑焉此事既著凡在官者當面諭之屬以不肖人微位下近申明歸正之士未見俯從今茲喋喋則又似舉一毫以撼泰山也退思今為陛下所重者莫過臺諫羣臣取正者亦莫過臺諫臺諫謂可留天下必惑臺諫謂不可天下必豫可否在二公之一言二公何忍遂終不吐口乎深恐羣邪之萌滋

渝訛訛陷此復振未可知也伏惟即日興念啟之辨之率善類而拯之無不宜者請受命

上虞丞相書

敬聞外論浩然歸重邇日力挽同列之舉一以示協恭之意二若捨是翁則他人益可慮未必更有純篤者三上前同議大事若體理未安兩人尚可執論回天意彼去則上必盡畀先生以難繼之事孤介爭之則愈難不爭則羣謗必興今如此區處之甚善甚善外論盡云即

日順動此無他蓋見朝廷近日稍稍諸將起廢及建節還節等事此事何預順動而外言乃爾度必有諸人伺聽於門下者今從庸衆之言則多玩弛從捭闔之論則必生事二者咸不可用蓋今日之事當作一意守之爭於上前亦只一意何謂一意順動不可一日先備禦不可一日後是也伏乞鈞意再三深惟之外論近日宰執爭權貨務關子會子事堅臥不出此事雖草草然是人畧有虛名前日與子淵說先生畧加曲折甚善見說皆

一二販者作之使然况闗子會子利害卓然若歸朝廷
則版曹平日為無策前後手足俱露萬一有緩急則誰
受其害者此與臨邛鹽闗子大意畧同况諸司告病已
久乎外論王天覺林井等事甚喧或云朝廷皆有以賞
禮之此法不可長也若果是諸葛張兵必不先畫陣圖
從邪徑見說諫議已具姓字面奏不可不知也願再三
審諦之外論甚渇王泉州之来今聞移信守豈欲為之
漸耶日已薄矣先生孤子無助之狀如前得張嚴州之

書甚以為憂也

與黎守馮縉雲當可書

某再拜某某少駑緩自度無以力於他技所以求輝今傳後者獨惟文字然心之所向者衆所棄也故文日蓄而名日晦道愈積而謗愈來最後得一第於奔走患苦之間衆則曰某於筆墨第有聞矣材士也不知先民之所以自立能浚源而導根者用此與否是以踧踖退而深悲其道與夫今世之士行溺於俗而文晤於時是誠不

不已者閤下獨有以已之吾亦將有以已之也知之則易
革之則難耳嚮於丙子之冬見公於磧上有言而不究
前此又值公於道周欲語而不暇惘惘注視若深念予
者豈亦有取於寂寞者之言乎今輒裒近作數篇求教
左右此皆因時之言雖不能形心之微然亦可見其志
道之髣髴也伏惟幸察

再答縉雲書

某再拜某不佞念慮鄙外自度無由合於君子之門而

執事乃貶抑情文獎許過盛待之以庸衆之所不能約之以古義之所必至意謂足以振斯文假若先民抱負者之當此也猶然再拜云云以避而況於僕也哉蓋道德之源注而流也世必有任而興之者任之乃人而興之乃天天與人相因而其誠篤其慮微不言則無以為教彼書言之未立也吾與茲人並生而食也並息而作也茲人之感而甚至於無知而吾之書言迺與天地並其道其教實尊且嚴如此君子矻矻造道一日足已而

致乎且若是者其難乎其易耶如之何而忽之不幸世無孔顏而此道日隱荀孟之故志世尚不知祖之間有祖之者則世更非且笑之矣以為是不可繼而人欲繼之非誇則誣吾不知先民之初能復性以立我者其始異我乎否也今執事之書以為窮居弔影之日久寂寞無所事則棲心於簡册求孔孟之所以自為與誨人者甚矣閤下之心誠有類乎先民之心此某用是不以蘄一世者蘄足下且因以足下之自勉者而勉職也昔韓

愈子可著書而不肯著必欲俟五六十而為之其後五六十而書乃成幸也愈粗言之而世傳之其不言而可憾至今者吾不知有幾終未若有書之完且好也聞丐宫祠甚善甚善公能有言而世終有言吾願與二三子鼓公之旁而張公之軍也所謂二千石者能為馮公榮耶願幸無忽

答漢州教授程用之書

某久困塵間未盡見當世作者極其至求之非好古篤

道以聖賢自責未必有此豪傑也雨霽矣頭風滲滲連三日念一見不能也公能不以疏數責我乎得教墨清風俱來披之不盡尺幅皆簡遠具思致寂寞之音近世不言矣非惟不言且諱之也入之者雜仍之者流其皆然也其又何誅然吾道我立聖賢我師是不可不勉也力之則是即之則至矣顧用之勉之僕前開口輒以論著者以是自決耳信不信皆不計也自盡自質於聖賢耳矣僕生年四十餘俯仰西南求如公為友者今才一

乎其至斯於篤老之士必能內信而自合不俟僕求信而輕合也是以屢欲言而重發之以俟乎君子之自信自合也先生顧聽之夫某決非好異者也其心蓋大欲矯拂近世之學使漸希於聖賢之域僕誠有守乎爾也蓋世實資道道者經世者也文者載道者也誠者達詞者也學者尚誠者也志者敦學者也而近世進士者之學皆競乎媮墮淟涊藻績之言可謂流俗而不返矣志輕故學流流則易糜識冗故詞雜雜則易散文鬱故道

卑卑則易晦所謂無其志者無其本也無其道者無其終也其本不立其終不明近世咸以是自鳴而爾雅之詞於是乎實衰其在上也不以救其在下也不以悲此愚之所以忽忽深恨聖賢之遺於古書不敢自棄且自畫也世俗砤砤不可變如此非求天下明智誰訴之而誰列之哉恭惟某官志大而語周明言竭論碩厚儁偉常見推於朝廷而先於諸老矣今猶以為未也淵然而思惟其古之求條然而辯惟其學之明邇者某蓋嘗以

樸素迂遠之才列於君子之前判乎其若自合也豈非
明古道處今世近時所以不取者先生猶有以取之歟
今行李劫劫於外大懼無以稱門下恩惠之意退來所
為文得古論古傳贊道編共三軸猶有近作不盡精純
之意欲急求通於君子是以不敢自後者若夫寂寞之
音簡古之義史遷韓愈之趣有若能紹明之者請繼今
以陳

答洪丞相問隷碑書

某齋沐再拜判府丞相大觀文先生邇者伏奉鈞教忘其不肖咨以川蜀兩漢碑墨之所從出及古文奇字至於種種旨意諄復被教之初伏念旬時至於今兹既月乃日矣非不能答懼不能詳也不詳則遂虛大君子之誨是以臨發輙已發則不敢不謹也敬再拜以對恭惟丞相於時為通儒於名位為獨絶於經誼則閎而深於史學則博而嚴於箋傳集類兵家歷法農工國記星官醫藥之書與夫釋老異家之所傳授經目則無所不考

考則無所不詳今則擁百城坐大鎮自公之暇尚恐日月之易窮念訛刻謬書之病耳目且欲一而新之也則又取周秦以來聖賢英烈魁雄之士名世者彝章鬲畫鼎篆分隸之文荒林遠野祠鑱冢刻之實約其義而點其衰剖其原而博其趣題端跋後解蔽徹疑丞相衛道博古可謂篤也已矣近世所無有也然丞相所以下詢數十條者文有主字有體意各有出謹先具其知者畧其不知者蓋不敢以不知為知是不欺於門下也竊觀

廣漢巴郡蜀郡漢中益州犍為皆漢故郡也郡所發之碑皆漢故物也自巴郡太守張納功德叙故在巴郡巴今利州路也然漢之巴郡則在夔之忠州張飛客嚴顔嘗為巴郡太守乃夔之巴郡爾似與張納少異也今當以漢之巴郡為正自廣漢蜀國李翊碑在今渠州屬郡屬國李夫人碑亦在今渠州觀此二碑疑若夫婦也然一云廣漢屬國又一云蜀國都尉夫人其名位俱不同矣近得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侯音候字從侯漢有衛候

北軍中候是也從省文耳比真翊妻耳但不知丞相所
收所謂都尉李夫人者與此少異乎若其無異則為翊
妻明矣自司隸校尉楊厥開石門碑武都太守季翕析
里橋郙閣銘石門者興元旱山之東也今厥碑在褒城
斜谷前人亦謂之褒谷蜀使五丁開道是谷矣析里橋
郙閣銘在利州西路興州趨武道上武都漢白馬氐之
地今階州即武都也碑立於波夷江對至今猶儼然漢
之巴郡乃今忠峽之地而巴郡太守樊敏碑乃在西路

雅之石馬益州乃今犍為瀘敘之地而益州刺史高頤
碑乃在雅之嚴道永元磨崖碑雖在嘉之夾江有字無
志猶唐蒙入蜀碑雖亦嘉之龍渡今有額無碑也如此
可憾者甚衆斯不可以筆舌盡矣丞相所詢之碑凡二
十有五今所知者凡十有六大都見於别録不知者凡
九丞相所未及詢者又有五馬東漢為將軍碑在嚴渠
碑字為衆隸之冠蜀之先達皆洛其法馮建武何君碑
近世鋤墓者得之比衆碑為最在雅之嚴道又得大夫

碑大夫者褒也在今資州資陽縣聞好事者竊去矣黄龍
甘露碑隸法可觀碑亦稱之眉州故石也一二大家能
有之去石不出是必不凡矣劒州梓潼道上有雙闕或
云孝廉闕或云使君闕高二十尺有咫比王稚子表者
為壯大夫士過則必式信其古也比五者丞相宜有以
洛馬不得則有以求焉可也今先以數種呈納昔王回
深父常集故蹟遺文曰物莫壽於金石金石誠壽矣然
猶不足以保其外予嘗閱古鐘鼎舊家碑碣之文以證

諸史及他傳記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文采雅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曩所聞者磨滅殆盡今所聞者後數百年又磨滅者幾何也故采其備者首尾以編之彼深父劫劫有意於古至於拂性苦形收拾亂墜守之以勇而求之以不止自金石而詮為信書宜其學之充博也是以歐陽子洛之以集古之半訪之以娑羅鼓之異事質之以汝陰顏氏之遺蹟蘇子容叩之以表三老之故碑而宋

次道呂縉叔原父子原叔之徒望風屏氣直不敢與之
抗也稽古之功其可泯乎且回以一士稽參散逸猶能
傳當時而信後世況以相國大臣窮研廣索科條畢理
稠重畢去斯亦可以左磨史蔡右悉鍾張矣誠集古編
所謂有力而好好而至者近世之所無有也丞相既有
之矣又篇末有曰請益之詞且君子有道有位有窮
畢而道有精粗得道之至者識通以明是以天下求用
不匱故名位一切不施乎此自非然者上下之分安可

亂也丞相今畧名徇道於是至矣然某非求用不匱者也傳曰借聽於聾求道於盲聾盲何有而君子乃求借之乎然感意不可以虛辱念終不言則愧且無日矣丞相之所引若隸碑之堯祠請雨碑所謂鮑所謂二九之戒所謂名曰咸池之歲所謂禕隋在公之字所謂兼齒雅之說所謂闕幘所謂年壽所謂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蓋漢之士習漢之故去先王為未久也宗廟朝廷之間大羹之敦玄酒之尚疏越之音風氣淳厖是以出

言有稽皆無章句以破壞其體則宜其字語之可觀也
其轉彖旁訓若異而實同不可不察淮南訓鮀魚為異
魚集韻亦以為然魚從尨乃古義也碑云二九之戒蓋
年數也張平子東京賦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
宜其戒也薛綜注曰元成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
故曰二九也然則是隸其在建武永平之後舊碑載歲
在戊午名曰咸池一也而名則有四以星名者司馬天
官書咸池曰天五潢晉志咸池曰魚囿是也有以地名

者劉安曰日入暘谷咸池是也有以樂名者莊子皇帝奏咸池是也有以歲名者淮南天文訓大時者咸池也咸池為太歲今碑云歲在午曰咸池其淮南所謂大時者乎碑云禕隋在公取詩委施委施退食自公之義也不曰委施而曰禕隋乃韓詩内傳解直禕隋三蒼注云行步依動貌也漢字通訓葢千百矣如解后不害為邂逅之類禕隋豈害為委施者乎年壽者眉壽也齒雅者齒牙也儀禮凡紀眉作年禮記引君牙作雅然則隸文為兼究齒雅

永亨年壽者年為眉雅為牙其義可決矣凡幘覆後巾
也東漢志云耳宜闕幘為傳講之巾也至若咀嚼七經
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非吾夫子不可當也五六者
三十六七者四十二也豈非謂七十二子乎書五六六
七之云猶左氏謂二五之偶漢書謂四七之將碑從度
辭所以為法也先儒曰六籍熄於戰國焚於秦逮於後
世學士不見中間之信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自
能哉吾未之見也借是而論則稽事博者其要必正用

功深者其傳必遠凡取信於史傳之録者舉未必真今
吾得之千載之藏碑樹冢刻之間則無不真是誠可信
者也且以唐逮今未能五百餘歲若依載傳考之則年
位歲次名氏圖牒山川風域成敗之由參錯不齊若十
指然況唐以前其失可名也哉是則碑不可以不徵傳
不可以不信也某近述史考差失近數千條是皆史氏
口傳耳剽一取小家浮剥之失病至於是而何有於本
事然則丞相徵碑之功下詰衆史猶羣星之一月矣甚

盛甚盛丞相於道學史法兩見其備味衆人之不味其
功卓矣此門下若不肖所以欲附名於言端而托諸不
朽也詩云跂予望之傳曰伊其稽首不其有求乎度旦
夕裝治復歸大庭敢致稽首有來之願而伸跂予望之
之心獲卒所聞於前斯又大幸也尺札奚宣所悃哉惟
丞相所以察不備

上都大書

竊觀近世外司庶府辟名賓客雖有古之禮而無其法

有其法而無其意至於比年則禮法意俱漸衰矣此無他求之者名未甚優而應其求者實有不副故也古者賓主之相值甚貴而不驕甚賤而不諂奔走不憚而慕義無窮豈爲勢利回哉雖區區之唐諸道幕府溫造以處士來石洪以山人顯未嘗聞曰某資未入而某格未合也故唐末辟名之禮與其法意猶雍容可覩不若今時漫漶紛沓而俱亡也諸路帥臣監司之客不惟人品之論而惟資格之拘不然則以勢却者也不然則以利

傾者也不然則親舊桑梓之私者也其有卓然才行溫
實主者欲首薦而不得則輒拘資格乃止故曰辟名之
禮與法意漸衰於此耳今先生特立獨行所以自為者
皆前修之典刑進退不依乎勢卷舒不襲乎時是以雖
某之不肖一旦獲受知列於門下使某名字暴於蜀而
不愧者知先生有以取之皆非取之近世資格勢利者
也凡古之辟名禮法意三者已粲然而陳前矣在上者
養待之甚優在下者名實之不副某夙夜無以處此邇

者又蒙許貢以辟書而逹之二府則是荒唐寂寞之音
收録於䕫雖未必能中韶濩而已可一警世之瞶瞶者
矣豈非某之幸而亦蜀士者之勸也伏惟幸察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三　　　　宋　員興宗　撰

書

上執政書

某旬日不得瞻見正以病餘不任奔走連日見欽夫一再相會因及時事衮衮無有不同者彼來自閒居其閒見廣以確其心虛以静其説詳以客一一得藥時病之意既退自喜以丞相先生薦進為人大君子每務舉用

如此更益求其比則善類或有盍簪之理而事功或有植立之象昨日聞其朝辭為之悵然此於欽夫自為謀則善於大臣謀國達人之方未安也今日又得魏元禮書以為此公學有本原識大體若東閣留其從容所補多矣益一士子之進退同類因之亦以卜已之進退已之進退天下之休戚也安可不慮相公平日一意王室惡人避嫌惡人選懦默默今當反復思之豈其中自已得九重之決語乎外人不得而知愚不肖亦不與知也

不然安可不辨外間但見近日王泉州杳然無名用之
耗悠悠善類無所終薄不免疑懼某等負殛蔽大君子
之責固不足恤所深恤者相公之相業當先此也聞之
君子曰大人無我則無累凡以外物累心謂之私已私
已者有我者也近世大臣大率私已每事不權社稷之
利害先探君上之好惡此固有進退升沉之機把持其
心矣是中安得虛而明乎非虛非明念欲分邪正畏謗
即止邪正安得而分欲釐弊蠹拘制即止弊蠹安從而

去日夜不過嘆息遑迫視屋竊憂而已甚者事拂衆志
撓四海必諉曰上意未回耳非我也姑少安之安之則
後猶可為後竟不得為未可知也賢者多棄散地聞者
切齒視者腐心彼又諉曰吾非不欲用某進某上弗可
耳後日用之未晚也已而竟不果用未可知也此皆近
世氣習之陋得固寵之私心而喪忠君之大節者也願
相公急返此獘以塞天下之望且以管子之相齊猶以
求賢不廣不用不終為害霸不寓内政不盡已所為則

不止安有堂堂萬乘之相不得為管子事乎今元禮之
言又曰次輔爰立亦既數月未有慰人心者天下於此
皆紛紛矣相公見人甚衆如此等言求之南公之中真
諤諤之友也彼所謂亦既數月而未有稱者丞相可不
大懼乎思懼之大以嬖不去賢不薦也丞相借曰吾力
未充更當引日迺可昔杜祁公衍相仁宗凡百日去位
其施設可考天下至今誦焉彼在相位百日豈亦以引
日為解乎丞相宜殫吐握之勞悉薦進之力則試議猶

可及止也或謂泉州近日已加職名不為不薦其他善類將以次收用某謂泉州先加職名者迺所以啓天下之疑也昔狄仁傑薦張柬之雖老宜急用武后以為雍州長史仁傑爭曰臣薦柬之宰相非薦長史也其後卒相唐不知令日丞相之進泉州將大用之以利吾國乎抑特加之職名以利其身乎如是而為之策末矣況今羣小用事主聽不一內外訌沸曾覬去而又來安知無投閒之論王朴賤而暴貴慮亦失歸正之心三衙有勇

而鷙無罪而斥則何以使人輔郡有苛而察無時而暴則何以信衆至其他含糊背理以蔽虧日月之明者不可勝舉伊尹曰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郡城内外怨嗟愁慼起不平之憤甚衆則同志濟時治國之士丞相其可不急援之乎某今日送欽夫不獲侍言於左右敢達元禮之詞併以書布之伏惟幸察

答太學學録梭山陸子壽書

某辱來字爲愛甚具何敢默乎爾也聞之夫子曰道不

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道也者吾固有之也吾能始之能終之斯為道矣然則君子之得之也如之何其始如之何其終也必有志焉不流之謂矣必有學焉不怠之謂矣必有識焉不雜之謂矣三者之一於内也奚往而不一也志之所一學斯一焉學之所一識斯一焉識之一則君子無病焉爾矣充之而動動則明明則智智則聖率以是而沛乎詞伸乎志而載乎道者也異端云乎哉章句云乎哉昔孔孟共由者由此者

也漢已來亡之矣有曰況者曰雄者曰愈者身之矣斯
近之也卒不至焉斯病之也亦曰志焉時流學焉時息
識焉時雜也是則諸子已矣其可臆也僕也又出乎千
載之後而起諸深山而談寂寞之道而出九華辨言之
文其譏評信否其庸自幾免乎不亦樂乎吾黨之共樂
也樂之在我者也今也有聽不聽後也有傳不傳吾何
損益之有焉此公所以欲共樂此樂也子壽所云諸皆
是已獨曰未敢有意於文而甚好其道斯道也好之篤

於外不薄於質是之謂不欺惑於外則情勝矣薄於質則文勝矣以是為道則道且蠹以是為言則言且末然則所謂誠者其可易之哉豈欺也哉吾甥知性之學何往不裕今欲一於誠則無徇外無眩辭庶幾臻乎其至也來書謂邵子能誠其心故能發諸先天之學先天後天之學世固有其人矣某固不敢議邵子者以其簡乎情而篤乎內先乎質而後乎文者也以是所為邵子也近世學易者例曰我知言我盡數不識其果能不欺否

乎傳曰君子心小而道大若浪為之言夸為之名是心大而道轉小矣今吾甥之不易言者乃是也切慮切慮若某之學之年皆未可以預乎易也自今至於後日以不競不流充其不欺之實而已矣吾甥苟以為是願相與力此勿怠

與興化林文謙之書

某再拜自尊旆南歸且數欲具書候動止都城役役竟不暇裕然度友文既中有以相親與所以相期是必不

以書之疎數為間也負甚愧甚隆暑在候尊履即日敬
惟萬福某不自量力欲求古聖賢之道植立大中之意
於世故頹靡波流之後雖以多病多難輒不自已始則
學焉以充其性久則性焉以復其宗既又皇焉以求於
天下将以共吾之樂而樂吾之有益不敢以須臾捨也
如是每一意焉斯久矣向猶未之得也不謂萬里迺見
如公者孜孜矻矻推原經事散逸傳注離異不綱之意
求粹其理豐其本甚盛甚盛雖然以愚不肖素處下國

教吾人枯槁汨没又相與談寂寞之音想為世笑矣勿廣勿廣

代人上李制帥書

蓋聞君子有以高天下則天下之人推其高君子何能高人能服人也昔漢廷臣尚辯劉寛不辯漢廷臣尚爭劉寛不爭其不辯不爭非不勝也度量寄焉耳此寛所以為寛也昔晉諸公進趨者紛然獨謝安恬然議戰者戚然獨謝安怡然夫安之恬然怡然非徒然也清淨在

馬耳此安之所以為安也故二公之有以服人人服之其度也其靜也其率服人之具也此僕所謂君子非徒高人必有以服人其是之謂歟恭惟制置容學先生老於道德而際於名理雖翹然處暴黠之間而不爭游談還至而不辯此以度量高天下天下推高者也撫摩蜀人蜀人既休之且安之下載清淨非他也以靜服人也夫公之於人以靜勝以度勝嚮也漢之劉晉之謝比公其小哉此兩蜀之士皆裹糧而見公處公清靜之淵而仰

公度量之海者也僕亦願游淵海之一者夫士非徒求進非徒不進也有大賢而依之何由而不進況僕今之進異乎衆進哉蓋昔先丞相之知人知莫如公僚友之可畏畏莫如公文誼之可友友莫如公夫丞相知之也畏之也友之也皆莫如公此宜僕有求於公也況邇者天假之便獲處公之幕哉此僕慶幸當何如也昔嵇叔夜以身徇國其終也執子紹之手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是以其子託故人者也今先丞相之殉國類於叔夜公

客突入𡙇挽主人強飲仍欲布席如初如此於人情為樂為願否乎此僕今日留此之勢也妻子既赤手南來僕又𢾩𢾩未能赤手將之以去萬有顧戀則目前顛踣之議危苦之勢黨同伐異之私度非一士横身可任况僕寒遠莫先者乎尊兄心期必相憐念昔之賢有希贈言者必曰何以樂我何以處我此僕晝夜不無望於尊兄若其書之疎數問之勤怠叢細之語尊兄必不推求於踵武之内也近見所貽子霖書似薄怪僕者不知方

寸之中艱難薰心抑鬱而無誰語也尊兄必矜照此情
當窮研於迹外也僕尚何辭然不敢獨外吾兄亦精言
之於此今天下所望莫過兩相其實皆君子之質左相
既為客所誤而心漸蔽右相又為勢所怯而志漸疎誠
能充本於遠大則客所誤者可以錯枉而舉直勢所怯
者可以外身而勇奮天下事尚或可望也然以私料之
客所誤則私黨愈熾而公論愈衰平日市聲名於世者
植志傾惡公吐正論而潛結近習唱言誠明而身為墨

而已矣但今日事極險惡非特忌者滿前而讎嫉之積如山誠可畏也前日見丞相言將有所振舉宜及時順動未可遽興兵以傷財之說再三論之丞相亦俯首稱善相期兄以金石之固共功業於晚日矻矻說之不去口願更為之精加思慮耳陳邦彥未作諫官日每言必相欽重見聽其意以今日善類不多為念也既在言責似相疎此亦似為平日負虛名而身墨賊者誤之也尊兄切勿泄此語令僕立受奇禍葢老兄前日識其赴鄰

家席至今相尤不已隣家既去渠輩亦無悛容又陰轉
而之他非墨賊謂何前日魏元履上書說其暗主會覿
令覿既來諸公了無一言然朝廷必欲區處邦彥豈得
為過乎此由魁然在上者好墨賊有以陰悞諸公也近
岗國器數往還端静而介朝家獨可保者此一人也但
未知其心深能辨邪正與否交道誠難不得不日相磨
淬也陳叔進亦佳但恐其膽力差弱自了一已無過失
也鄭儀曹李秀叔亦只無過者其他更未易數耳知人

誠難事丞相近已奉詔馳出門其大意亦以任巨責重為憂欲以微罪行不然千鈞之弩何為鼷鼠發機哉僕近日與子霖言丞相一事似丞相終見未透古雖有任賢使能之說然吾儒涵浸充積得到四時自行萬物自生豈有執戈矛馳逞自與甲兵縱横者便為知兵輕裘緩帶沉粹靜慮者便為不知儒者可以一發名哉列國以下其後如諸葛王猛崔浩裴度竟何物也司人物者但當看其才氣卓識如何爾語曰文武之道未墜在人

孔門何嘗分文武來果若分二塗便與晚唐陋儒氣象一種分文宣王為一廟武成王為一廟孔子不知兵則夾谷之事當借諸侯客子應之可也此事當細思兒因書為丞相言之且令親近當世卓識曉透大體一二儒者為宗其餘才則以次用之兄其可安視丞相而不自奮以至名實俱亡也哉願無聽於浮說適更有所欲言紙窮筆倦頭亦昏三嘆而已容後訊也

上執政書

語不妄者必其慮固目不忤者必其謀深如此則彼非來使吾國乃覘吾國也待之可無重詳乎某正病中不能走謁又方啜粥謹力疾具禀伏惟以社稷經意而深圖之

上丞相議置發運書

某竊聞朝廷得旨更置江淮諸道發運使外議既不能深曉已半疑惑又欲以史正志者為之愚不肖不知其所自來但見其前後奸欺罔上無畏始談攻守迄無一

成請置水軍徒爲百費聽其言則虛譎日進詰其事則誕妄日彰居常軒軒視正人如寇讎王龜齡指老成爲兒戲張魏公若此異類長惡不悛積其宿姦愚弄國事自合爲大膺誅戮小禦魑魅者也丞相諸公前日每患臺諫不知大體今日乃使小人欺蔽九重畧無忌憚幸而諫臣首發其事彼非深知諫體不能爾也然彼巳三言而伎倆窮紳笏萬口而惡言播丞相諸公爲聞爲不聞乎不幸大論竟亦不從則正士去亦不久善類率以此爲

去就天下四顧而責將誰責也丞相必能處此矣且陛
下命正志為蜀帥正志捍抗不行又懼其罪也則多方
以求免求之未得也則談利以迷蹤叛命慢官莫甚於
此昔唐太宗命盧祖尚守幽州祖尚不行太宗曰朕何
以使人斬之廟堂不知正志今日之辭蜀有異祖尚之
辭幽州乎一從其言遂墮其計又紊國紀甚可惜也況
令日財物憔悴繫生人之命歲月取捨繫治亂之原正
志欲脫一行乃復鼓舌妄發且學識如王安石一妄更

張遺禍至今況是小子至庸無識者乎此物情所共駭

者也某待罪三館於一小人去留似亦無與然使國家

無故而忽諫臣無事而委命令於不義可得默乎前日

王天覺以市井無賴蠱惑衆聽以汚清朝聖上覺悟去

不容髮今不閲月正志又前旬日之間訓注相接此何

理也願丞相諸公審處焉夫廟堂者納君於無過而臺

諫者正君於微過是或一道令不幸臺諫以言事去於

義得矣丞相諸公乃曰臺諫言不行而去亦其常也假

設成王或有過周名乃謂此史佚之責非我責可乎二三公何以處之伏望丞相與元台參政持是以審訂之若乃以僕為狂為愚不合公議者亦併逐之若其不逐即留門下之辱是終玷丞相知人之明罪愈甚焉敬俟

命

上轉運陳度書

某頓首比暑歊寖隆想燕居有宜弊邑蠶成麥登所收十八勞民少息粗無流亡非使臺善化其孰致然老夫

蒙幸甚深知免於戾前沐示諭故不涉便文即向來嘖嘖煩言又何卹安服寵次報政多成餘冀善含多祉不宣

前修職通異貫名盛而實甚副論高而用不踈詞令最嫻言語妙乎天下起居得體風彩聳於羣臣驟輟邇班來恩遠服重湖政舉特披夢澤之雲九頂化成再問峨眉之月惟留滯寒鄉之久宜從容温詔之頒爰陟使華行驅民瘼某聞道有自受知獨深既見子雲奇字可識獲親德秀世利都忘偶緣寒餓之驅遂致典刑之遠窮懷易感撫敝橐以川流勝餞何時候歸艎於日下

上王運使啓

代上侍郎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升禁從凡依庇賴共切歡愉遂稱再世之能臣豈特當朝之盛事頒一札十行於中禁掌五材九範於左民恭惟某官學邃天倪心潛聖域外克詢於王度上特選於世勞紫禁飛英青雲接武討論潤色舊觀麟閣之書厚重忠純益峻象河之秩粤著經綸之效果膺親切之除深惟少常伯之員進貳大司空之職謂萬物雅資於繕治下綜百官而六曹誠繫於樞機行

躋兩地某壯懷蕭瑟倦翼低回幸復與於計臺慙無功於利柄崎嶇末路敢期鵷鷺之行瞻望崇闈聊申鷰雀之賀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遠迎楊尚書啟

某恭審尚書太學先生西乘鷁舫按臨舊部之江山南指鳳城光顯中朝之日月拭目載瞻於履舄究心預慶於鈞衡擁篲直前望塵敢後

謝蔣參政啓

邇天閣先銀漢靈槎之泛行升秘殿煥青藜太乙之觀
某顧以非才幸叨下吏竊聆賢者之進退激懦夫之懷
劄席求知願終始效任安之義登山見遠顧幽深愧裴
令之言少答鴻私先仲燕賀其爲慶抃未究敷宣

謝湯大卿都大啓

竊以鄭舍無氊坐媿十年之困荆門有望甫傳一紙之
榮顧肺肝無絲髮之能而筆墨重丘山之賜伏惟都大
大卿先生才碩而敏氣沉以雄多聞過陳子之三高第

壓牧之之五 湯廷試第四人 賢關高步益諸老莫為之先禁殿程才舉羣臣無出其右進司風憲旋試月卿以江東南之望人為帝左右之英選臺言正衆儼然望而畏之心計利民特立有如此者比因眷命出總行臺蒙嶺萬綱浩浩起摘山之緑渥注千騎駸駸飛逸足之黄雖上心倚重於西州然元老行歸於中禁某沉迷圖籍沿襲箕裘生平有孔文舉之踈一日蒙郭有道之盼嚮曲承於黙翰避不敢於循墻對先生而相與言願師至道徹夫

心格心而吏畏果躋峻職益簡上心茗斿將擷於羣秀之中有遺味矣驥窟行空於萬里之外無留良馬佇聆異最之升重見修門之入某受才實散荷顧特恩久慙東閣之遊退遂北堂之養既一生不得文字之力故百舍不免簿書之勞身留空山日對小吏盼窮塗而甚感望舊館以銜恩魂夢交馳典刑未遂騤聞好語豈敢賦十離之詩已振微冠固將卜三沐之見其為忻祝莫究賀悰

與紹興師相賀冬至啓

律移舜琯陽已肇於吹葭節次周正日初長於添線恭惟某官以民為念共慶暖律之回與國同休茂集純禧之介某遠拘官守阻造賓閎展慶無階頌懷增極

與王師賀冬至啓

土圭測正想天道之黙回官線加長欲人時之敬授日在斗而南至歲守心而西穰君子哉若人先生者是事恭惟某官運籌合意輔政同心五經總於石渠四時和

於玉燭風行屬部莫白鹽赤甲之區雲望清朝扶紫蓋
黄旗之運善調鼎鉉仰穆乾文

與汪國史賀冬至啓

日在牽牛而至宜申慶賀之年人謂沐猴而冠未及威
儀之著蓋四時之序則固和於玉燭然五經之辭則寖
選於石渠賴大賢靡所不容致小夫且以自立作為禮
使以有禮僅知漫刺之懷盡信書不如無書尤愧空函
之達幸貸顛狂之俗吏願憐謬誤之醉人永滌前愆實

於斯文涖川東西兩蜀今受其陰賜既兼被烏臺之薦豈久淹馬政之司適履人正定膺福祉既後陳於祝頌曾莫罄於悃悰

與路運使賀正啓

王政謹一元之始罔不若時君子順百禄之宜膺受多福恭惟某官清時雅望奕世宏規衣冠聳京洛之餘出乎其類襟韻挹岷峨之粹熙然似春既克阜於邦財宜漸膺於帝眷首乘歲律備介春祺遠莫致於鄙悰慶徒

備一時之輿望宜膺百福而鼎來伏惟某官卓然英才允矣世將傳聞北地鐏俎可以折衝暫總西兵藜藿為之不採適介人正之始茂膺天祉之多素著威稜若千里風雷之駛即期帝澤更一番雨露之新慶忭之悰敷陳罔既

回成都節推賀正啓

雞聲嘷旦肇元日之獻圖龍德回春屬新年之納慶方頌椒而愧後致簡竹以居先善其職而宜國人衆僚欽

仰為此酒以介眉壽五福繁昌

與晉州知郡賀正啓

魯經紀事正標五始之文漢歷頒常寅總三元之統泰辛交而迪吉履宜視以考祥恭惟某官月旦鄉評陽春政術推誠贊化九天載想於玉龍治民奏功兩地行瞻於金虎

回教官賀正啓

正月之吉始和務承休而無斁夫子之道至大迺積德

以有容未遑韓斗之瞻首辱卿雲之貺爾愛羊我愛禮推朔旦以表誠震為龍巽為風遇陽春而贊化

謝陳同知啓

恭惟樞密同知叅政德能澤物學本積躬以仁義為基圖加文章而黼藻籌邊至略緼尺箠制敵之心仗節輸忠懷九鼎重趙之意每見兩朝之譽處最更萬變以勤勞意念報君莫如擇士至使迂愚之迹獲陪俊彥之遊直道雖行大恩難稱仕固伸於知己敢主情偷書不足

以盡言聊形依頌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楊知府啓

義掩前聞名髙勝社源本魯諸儒之學雍容漢循吏之風湖右政成一日掃茗旗之弊左綿化洽三秋無田甲之荒凡桃李所生之蹊皆衣冠共紀之政供養三百指怡愉有相浹之仁仕宦三十年造次無可愧之事每有嘘枯之意不忘箕裘之思如某才地最凡性天不敏悵歲月纒悲之久動山林獨往之思昔以明經濫為蜀多

士之冠固嘗際禍幾有楚三閭之憂幸眷諸臺屢塵下客既無補於規畫願改試於簿書期會公門世有以賤為貴者從容樸學信不足使於前歟謹已遂於三熏行有期於一顧其為忻幸罔既敷宣

謝差遣啓

託庇逾年仰想繡衣之重垂名異日溽蒙華衮之褒納匿瑕藏疾之端示噓枯吹生之力誦言至止念德在茲如某小智自私大惑不解益當益堅而當益壯懼輕招

辱而輕招憂以故處於拘拘謭謭之間庸或出乎擾擾
膠膠之外屬依墻仭獲與銓衡殆憐粤鎮以成金冀為
君子之器猶慮鄭聲而亂雅忽遺天下之材顧渭叟以
覼顏視商皓而擊節弗知圯上書矣況決稷下辨乎綮
吾徒不惟古之謀奈俗儒敗逌翁之事豈十數輩而易
得者仰千百載而難遇馬實慙淺聞誤玷妙選此蓋伏
遇某官性天溥博量海深沉振英俊以強本朝有仁義
以利吾國老老而民興孝等差素辯於人倫貴貴而上

尊賢中飾特嚴於邦典未遂畀調之命暫兼帥長之權致令庸愚濫邀妝録某敢不佩韋衣褐食糵飲氷務恪守於官箴用祇酬於恩造

投王顯謨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升計府見羣士逺人之增氣信盛德大雅之可憑公路惟清貴名愈白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偉人以儒飾吏而術不疎以慮沉幾而物無蔽中立不倚道弗係於榮枯曰思無邪心曷分於内外退盡

部刺史之能事果膺聖天子之簡求以公兩鎮外臺善推明於德意而察九州循吏宿欽奉於詔條惟其愛民可使裕國躬馳蜀道五年既棠蔭之多聲薄漢廷九扆陟稼卿之貳俾恩遠服以阜邦財豈惟增益於縣官兼可調護於諸將庶盡揚鞭之算行增秉軸之階某顧以非才常叨下顧衣食遺母曾寬蓬户之憂道德照人宿辜珠庭之仰賴漸摩於至善每罄竭於微忠雖内顧其百不堪當自誦其三宜去登山見遠顧幽深愧斐令之

言割席求知願終始效任安之義其為感激未既敷宣

賀漕使啓

遣使臣送以禮樂在車則聞鸞和之音化天下尚於中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譽久傳於卿月象初顯於福星其悅無疆乃終有慶恭惟某官廣湖器量長嘯才猷陝以西二公主之斗以南一人而已英資孤竹昭昭賢德之榮觸處甘棠赫赫吏能之著郵駟啓其行色著龜告其吉辰豈惟轉漕於關中抑欲裕財於淮右為方千五

百里喜遇青春所隷一十六州欣逢白晝爰望塵而交
慶屬開府以為新席恐未温詔應趣召即變調於梅鼎
永惕賛於楓宸某下吏備員厚顔苟禄叟不遠千里方
切仁民而親親我獨有二天敢不尊賢而貴貴益深頌
詠罔既敷陳

上李漕啓

初心不武繆為千里之行末路甚恩近託二天之庇既
自塵俗吏之列敢妄意諸生之間乘大賢之得時與斯

民而共樂輒憑竿牘以候門墻恭以某官用在六經學
高三古窮原反本歸孟氏之醇乎醇成已立人如伊尹
之覺先覺餘波所及晚輩有憑久矣斯文之宗不勝其
貴獨於天下之器所取者廉去國五年承流三郡屬干
戈之警及於黎庶而錢穀之問至於廟堂迺奉明綸遠
將使指雖管仲徵求之藝公所不為然蕭何轉漕之勳
上豈忘報即儲善最歸綴清班某愚不適時官無佳況
昔礦璞以頑而就礪賴化手以成材令頭顱如此而遠

遊負平生之知已尚寸心之未折於門下以堪勤大厦
既成已作穿簾之燕一枝有託何愁遶月之烏

謝除教授啓

竊以勸善之地宜拔其穎而取其尤成功則天斯求有
道而得有命苟一旦投之於英俊之域則四方指其非
簿書之才樂矣文字之間奥然塵埃之外日眠何害信
飽腹之便便官冷自如任諸公之袞袞遂其踈懶養此
衰愚是謂不肯之恩敢忘傾頌之意茲蓋伏遇某官斯

文宗伯吾道主盟常紬詞於班馬之間固弗論於晉魏
而下賈生奏議諸老皆莫能言田叔入朝廷臣無出其
右蓋泓渟涵浸之甚久故發揮振耀而每高僉捘通才
豈宜稱外歸帝左右將巖巖而具爾瞻顧蜀東西豈悒
悒而久留此斂百能而已具猶一士之不遺取於無心
得之有義既知其志於力學故受之芹藻之宮又察其
心於奉親故丐以斗升之禄非知我者誰或使之勉紹
至音務酣正味亦既以身而徇道先推所學以及人謹

鄉遂而令遠郊貴左尚右招諸生而立館下刮垢磨光
明素守於再三報所知之萬一

翰林院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